

《你的名字》内地上映四天 票房突破三亿

看似简单的电影 何以动人心魄

□本报记者 杨宁舒



那个遗失的你 就是完整的我

每个人的相遇都是有原因的,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,但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却挥之不去。诗人桑克连续看了两遍《你的名字》,他说,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。

在桑克看来,人与人从本质上讲,都是陌生人。你与父母、姐妹、同学甚至是恋人,表面上互相熟悉,大家吃喝在一起,生活在一起,但其实每个人都是坐标的“原点”,你真正的想法与感受,除了你自己,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,顶多只有理解的努力,更何况是灵魂深处的东西,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孤岛。但是《你的名字》,让这种理解或曰“熟悉”,有了一个契机。影片让少年泷和少女三叶,在梦中互换灵魂,他们因此得以进入对方的生活,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和视角重新体验生活,还有细微的情感。因为两个人共同经历了互换身体、彗星灾难、拯救亲人等一系列的事件,他们才得以真正的熟悉和靠近,最终因为时空的错位,虽然忘记了对方的名字和发生的事情,但是仍然没有忘记那份“爱的感觉”,所以冥冥之中还在寻找着彼此。

桑克说,最让他感动的是影片中那份“纯净”的情感。两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,更别让对方

的背景、家世及各种条件,完全没有功利的心,只凭着那份爱的感觉去寻找着彼此。直到某一天,他们终于相遇,没有记忆又如何?感觉和爱是不会消失的。忘记名字和容貌又如何?命中注定的两个人,总能认出那份熟悉的气息。这个时候,与众多擦肩而过的爱情不同,影片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结尾,两个人在即将分开的刹那,终于鼓起勇气问: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?这样一份勇气,破除了存在于年轻人之间的某种“社交障碍”。如今有太多的人不愿在集体中表达自己、袒露自己,因为害怕受伤的自我防御,也将那些似曾相识的情感拒绝在门外。而电影似乎在告诫我们,所有来到我们身边的人,都有着各自的理由。我们只是忘记了彼此的名字,以及,发生的过往。

弗洛伊德说,我们只会遇见自己潜意识中已经存在的那个人。而在另一个古老的传说中,人有两个头、四手四脚,男女连体。后因偷食分离果,人分成了两部分,变成一男一女。于是,人类生生世世在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,努力成为完整的人。这也暗合人类寻找灵魂伴侣的某种微妙情愫。

以小见大 “治愈系”胜在细腻绵长

《你的名字》,目前在全球89个国家上映,日本票房突破200亿日元,获得美国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动画奖,在中国内地上映4日,票房突破3亿人民币。从宫崎骏的《千与千寻》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大奖,之后在全球范围内的热卖,到新海诚的《你的名字》,零差评,再度以高口碑、高票房吸引人们的关注。是什么让日本动画电影始终走在电影市场的前沿,获得了品质与票房的双赢?

桑克分析说,对于新海诚来说,文化、科幻、悬疑、拯救等都是外在表象,只有纯粹的爱,才是他想要表达的真正主题。新海诚的可贵之处,就是将那些衔接的自然,而天衣无缝。从男女之间情感的小主题,巧妙地切入自然危机、彗星陨落城镇毁灭的大主题,从中投射出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生存的思考。而日本的传统文化和自然观,也被巧妙地融合在现代生活与观念之下,比如与“产灵”(大地之母)的链接可以令身体交换、改变时间线,绳结的编织象征着命运的错综复杂却也孕育着天作之合,口嚼酒既可以供奉神灵,也可以与自己的另一半重逢等等,包括人们争相观赏的彗星绚烂的场面,美丽的背后也隐藏着灾难……

在中国的一些电影里,因为观念先行,传统与现代常常是分裂的,但是在日本电影里,他们总是

合一的。

作为一部“治愈系”电影,《你的名字》中,许多关于男女间细腻入微的情感描写,最为打动人心。比如泷在约会心仪已久的前辈时,居然留下了泪水,而此时的三叶,本来正处于帮助泷“约会”成功的兴奋之中,忽然望镜中的自己,意识到此时的她不是泷,而是回到三叶时,也在不知不觉中泪眼模糊。而当两人隔着三年的光阴,站在圆形的探访湖来回奔跑,寻找对方的泷和三叶,却只能隐约感知到对方的存在。就在太阳即将西落的瞬间,他们终于见到了彼此。“昼夜之间的黄昏时候,世界的轮廓变得模糊,人有可能遭遇幽灵”,万叶集课上老师说的话,早已为这一瞬间作出了铺垫。穿越三年时空的梦中情人终于相见,但却短暂到只有一瞬。黄昏过后,三叶突然从眼前消失,只剩下泷一个人呆站在原地。相信在这里的时候,许多观众都会留下难以言说的泪水。

而与以往新海诚的世界系电影不同之处,是《你的名字》,始终侧重于男女之间情感,结尾也归结到个体的命运。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之后,泷终于在东京遇见了三叶。这一次,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当下的重逢。

文化观察

43岁的日本导演新海诚,蛰伏三年拿出新作《你的名字》。他说,到了成年人的年纪,就想将自己曾经得到的东西,送给与曾经的自己相似的人……

《你的名字》在中国公映的第一天,记者查询哈尔滨电影院网上购票,发现当天有43家影院放映了510场,在晚上的黄金时段,几乎家家影院的座位都满了,可选择的余地竟然十分有限。而我坐在电影院,看到影片的结尾,泷和三叶擦肩而过,彼此已经不记得对方的名字和模样。在即将错过的一瞬间,他们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,开口问一句:我们是不是,在哪里见过?那一刻,全场鸦雀无声,我旁边的观众,在黑暗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在相遇不计其数的世界里,两人被命运引领而相逢,虽然我已不记得你的名字,却还记得喜欢。”这是《你的名字》对于爱情的宿命一般的表达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,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说,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!仅凭这样一份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“纯净”的《你的名字》,足以收获大部分观众的眼泪……

从宫崎骏到新海诚,日本的动画电影似乎从不费力,亦无说教,更没有所谓的观念先行。他们擅长将日本的传统文、宇宙观甚至是魔幻题材,都融入普通的日常生活中,拍摄的影片总是带着温暖而家常的气息,而在简单背后蕴藏的深刻,让你总有着莫名的亲切与感动。

你看的不是电影 而是青春

虽然新海诚在接受采访时,把自己作品的观众群定位在25岁以上。但其实,《你的名字》,堪称全龄动画电影,上至60后、下至90后,都能津津有味地欣赏,从中咀嚼出他们自己年龄中的味道。

90后少女小雪,跟自己的男同学看了影片后,有点小失落。她说,我得热泪盈眶,他却没看懂!其实对于平行世界、互换身体、时空穿梭、四次元五次元等概念,年轻一代并不陌生。但是因为人生的阅历不足,他们相对陌生的反而是影片中那份似有若无的情愫,你知道你心中有个缺憾,但是似乎又不知道这个缺憾到底是什么。

小雪说,为了能够找到“同好”深入交流,她又同爸爸和妈妈再一次去观看了《你的名字》。结果这一次,爸爸有点无动于衷,而作为二级心理咨询师妈妈,却有着许多感慨。她说,“另一半”的确有心理依据,心理学家荣格说,所有人心理上都是两性的,既有男性的一面,也有女性的一面。他把男性心理中女性特质称为阿尼玛,而把女性心理中男性特质称为阿妮姆斯。当男人遇见一个与自己心中潜藏的阿尼玛一致的女

人时,就会一见钟情。而女人坠入情网时亦是如此。所谓一见钟情,很可能是把自己心中的阿尼玛(阿妮姆斯)投射在她(他)身上,这也可能是一见钟情不长久原因,因为投射总是投射,相处之后,相互了解越多,就会发现对方与自己的阿尼玛(阿妮姆斯)差距甚远。如果非常幸运,遇见了一个恰好符合自己的阿尼玛或者阿妮姆斯的人,双方正好互为对方的阿尼玛和阿妮姆斯,那么非常恭喜你,你真的完全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,这样的结合也会是幸福美满的,心理学专门有一个术语,叫神圣婚姻。

《你的名字》,中,三叶拼命地说,重要的人,不想忘记的人,绝对不能忘的人,就算我不记得你的名字,我也会一直一直拼命地寻找你。

资深编辑“虹”,将影片在中国的火热,归结为人们内心的“青春”情结。她注意到,在全国首映日,许多人自发地系上红丝绳,穿着学生时代的校服,相约去看这样一场电影,然后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,再畅谈一下自己的青春。这让看电影似乎也成为某种仪式,一个你与曾经遗失了的“青春”,久别重逢的仪式。这个电影也因此,弥补了我们心中的缺憾。

纪连彬 大院里那些温暖的习画记忆



纪连彬《行云转山》



2015年9月,纪连彬再次回到电车街12号“圆楼”。

□文《黑龙江晨报》记者 宫玉范
摄影《黑龙江晨报》记者 董元涵

每个人的童年都有故事,尤其赶上特殊的年代生活在特别的大院。电车街12号,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大院。它是省报家属区,住着厨师、木匠、泥瓦匠、大编辑、大记者以及高级领导等各类从业者。带天井的“圆楼”,泄露出每家的声音和味道,也把83户人家的生活整合成一个集体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,院里走出近百名大学生。

陈年往事,忆想连彬,比起大院被风雨雕蚀的沧桑外表,少年们的经历更酣畅、更精彩。

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助理、国画家纪连彬,就是那个大院里第一批走出来的大学生。

为大人画扑克

1960年纪连彬出生时,家已经搬来省报家属院电车街12号。他的父亲纪明才是省报的厨师。纪连彬上面有两个哥哥,大哥纪连福和二弟纪连路。纪连彬从小体弱多病,以至报社卫生所的大夫护士都认得“老纪家小三”。三年自然灾害,粮食不够吃,纪妈妈奶水不足,纪连彬营养不良,照百天相时,连脖子都抬不起来。

很长时间,纪家5口一直挤住在电车街12号一间连厨房共14平方米的屋子里。院里其他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。

但那时候孩子们是快乐的。

小时候,纪连彬和哥哥纪连路都不太爱说话,放学回家,更多的时间,他们是在看小人书、连环画。看了一遍又一遍,爱不释手,可借来的又不得不还。他们就找来纸笔,照着小人书的场景描摹,留着还书以后回头再看。

那个年代商店里不卖扑克。有人提议:“老纪他

儿子会画画,让他们画副扑克。”于是,在东方红纸箱厂上班的纪妈妈用单位的边角废料裁成大小一样的54张牌,兄弟俩俩上中草药当JQK大小王。扑克做成了,大人们坐在天井里打得不亦乐乎。偶尔,他们也抬起头,从眼镜片后望向一旁画画的孩子们,大声说:“喂,小子,你知啥叫构图、啥叫立意吗?”大人们有的是记者、编辑,有的是美工、摄影,他们一副文绉绉的样子,看着很有学问,让兄弟俩很是羡慕。大人们常常教导他们要这样那样,及至长大,他们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他们当模特、打扑克的那阵子都是哈尔滨的文化名人。

那个被纪明才称为“食堂”的地方,是兄弟两人的禁区,父亲不准他们靠近半步。父亲有一双巧手,会做很多好吃的,有一年,来视察的领导在食堂吃饭,他只吃胡萝卜和大萝卜,就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。他是省市劳模,被省长接见过,每年除夕省报的春节菜单都是他拟定的。

可是家里人却没吃过他烧的菜,家里吃的最多的是纪妈妈炖的白菜土豆。纪连彬体弱多病,父亲也从未从食堂带好吃的给他补,倒是哥哥纪连路,从小照顾他,家里的牛奶都让他喝。可他还是经常感冒发烧,高烧不退时,父亲会背着他在儿童医院跑,跑一夜,宽厚的脊背,粗重的呼吸,这是童年他对父亲最温暖的记忆。父亲大高个,浓眉大眼,一生没拒绝过别人,谁家有红白喜事找到他,他提着菜刀和案板就去。他有市劳模,管理食堂,觉得自己文化低,当不了干部,拒绝了。一直到退休,他都是一名炊事班班长。

王纯信住进“12号”

每天,兄弟俩早晨准时起床上学。纪连彬是班级委员,下午放学回家,除了画画,他还和其他同龄孩子一起提着铁桶去捡煤核儿。“哗啦”——报社锅炉房倒出的煤灰常有未燃尽的火花,红红的,突的一闪便快速暗淡下去,纪连彬瞅准它们,一钩一铲,不一会儿,火炭的温度就会传进他的手心。

院里的孩子干啥都一帮哄,说打球,呼的一下,所有孩子都去学体育,说画画,呼的一下,所有孩子

除了王纯信家,孩子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省报美术组,每周都要去个两三回,李明久、韩承霖、王玉堂、许新华、尚勇、马绍义,每个老师每周都要给他们看好几次画。尤其是浙江美院毕业的许新华,向孩子们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。他们是孩子们的色彩启蒙老师,这个蓝调怎么用,这处色彩怎么用,他讲完之后,第二天第三天的习作里,孩子们准要体现。

痴迷画画的少年

日子在孩子们的纸上、笔端、画夹里悄悄溜走,当他们的还没来得及准备将来,他们已经匆匆忙忙长大成人。1974年,17岁的纪连路上山下乡离开了电车街12号。

哥哥下乡当兵之后,纪连彬感觉自己长大许多。他已经远离小人书、连环画,开始谈论米采尔的光线、列宾的色彩以及列维坦的诗意。为了寻找米采尔画中教堂穹顶的独特光影,有一天,他和幸福爬进索非亚教堂。教堂当时还是歌剧团的仓库,被民宅包围着。地上的灰厚一踩一嘎吱,俩人胆壮胆子爬上顶层,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,一束光线透过穹顶的玻璃射进来,给破败的教堂蒙上一层神秘而安详的光泽。“这不就是‘米采尔的画吗!’”俩人拿笔拿纸背靠墙壁迅速画起来。画完之后,幸福还兴奋地唱起歌。教堂周围的居民纷纷推开窗门向里张望,一个少女笑着向他们挥手,幸福的歌声更加响亮。

纪连彬画展

最初,在外面写生时,他害怕人看,总是躲来霓虹桥下的小树林和小水沟边上画,及至画得越来越越好,才敢和小伙伴成群结队去火车站三角地、江边、太阳岛写生。

通常,头天晚上纪连彬会和小伙伴约好去哪。第二天一早,纪妈妈蒸糕、煮鸡蛋、灌汤、拿小套袖,纪明才检查自行车、打足气。早饭后,纪连彬背着画夹蹬蹬跑上三楼。集合地点在幸福家,滕娘一看还有孩子没到,便会在平台上冲院里大喊:“xxx,好几天没见你画画了,你快上来,跟他们一起去写生!”全院的人都能听到。

院里的大人对孩子们画画很支持,从单位拿回新闻纸的边角废料当画纸,从工支中支出一大笔钱买颜料,就连请老师,也是谁家请来一位先生,全院的孩子们都去找他看画。

夏天还好,写生的地方多,大家哪都可以去,但冬天,写生只能去火车站候车室。几个孩子把画板一支画速写,常引得旅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。小偷瞅准这个时机,混在人群里趁乱作案。这让警察很头疼,一看到他们背着画夹子,立马驱赶。幸福胆量大,敢和警察周旋,为大家争取画画时间,但更多的时候大家需要乔装打扮易容混进候车室。纪连彬扮学生,伟生扮工人,幸福扮农民,脚蹬靴,身穿棉

袄、腰系麻绳,画夹藏怀里,进了候车室再掏出来,然后大家四处散开,分头作画。

青筋暴露的大手,布满皱纹的脸,叼着大烟袋的旅客,都是他们写生的对象,他们常常对人说:“哎呀!你别动,别动,马上就好,我给你画张像!”一般旅客都很配合,个别老人,不让画,怕他们把自己的魂画走。年轻姑娘们则是不敢画,怕被对方当成流氓。

从第一个大学生到著名国画家

1977年恢复高考,刚刚升入高一的纪连彬与他很多岁的哥哥姐姐一起参加高考。在当年报考鲁美的考生中,文化课考了全国第一名,作文《十三大胜利闭幕之夜》一蹴而就,成为范文。他被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录取,成为恢复高考后112中学的第一个大学生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他都是院里大人孩子们的谈资。

1982年,纪连彬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画院工作。那时,省报社已经给纪家重新分了房子,电车街12号的老屋成为他的专用画室。他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、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黑龙江省人大常委。2005年被中国国家画院调至北京,现为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助理、院艺术委员会秘书长、一级美术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全国青联委员、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他曾远赴西藏、印度写生,画出《雪域祥云》《印度·印象》等一系列作品。他的画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在香港、台湾、日本、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多次展出。他以自然与人的生命为主题,以意象、幻象及幻化的语言方式,以写实的具象表现手法表现精神空间对现实的写意超越。他在水墨和色彩两类效果上的大胆突破,丰富了中国的色彩语言,是对人物画表现领域的拓展,他本人也成为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坛的杰出代表。

2015年4月15日,纪连彬的个人画展在美术馆圣殿中国美术馆画廊举行。开幕式上,纪连彬动情地说:“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去北京举办画展,但是那个时候,我不知道自己能画多久,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能画多好,是报社那个充满文化的大院让我们这些孩子走上了专业的道路,那里,给了我难以忘记的学画历程、最难得的画友情谊。感谢那块土地和那个院子,给予我一辈子的温暖回忆!”

1500人参加了开幕式,创美术馆开幕人数之最。他们中不乏那些童年熟悉的面孔,幸福、晓柯、王聪、伟生……

85岁高龄的王纯信夫妇也来到现场。

电车街12号,那场半个世纪前两代人的美术梦,这一刻终于圆了。